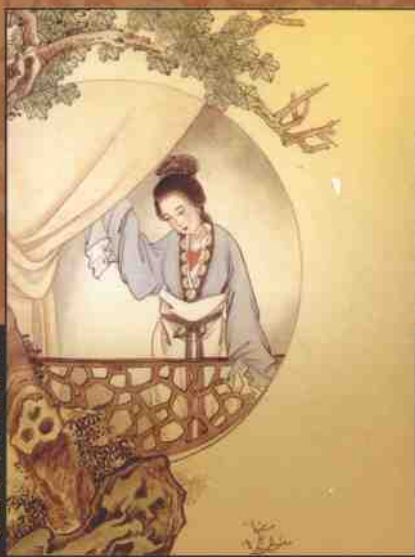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小說圖說

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

金石緣 五色石

Jin Shi Yuan Wu Se Shi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

《金石緣》自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以來，一直被列入禁毀書目中，因其宣揚好情與亂而遭禁。

《五色石》是清代一部短篇小說集，它的遭禁完全是因為作者早已被視為清政府的大敵，因而所有出版權、發言權都被剝奪了。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金石缘·五色石

Jin Shi Yuan Wu Se Shi

笔落风雨说事态炎凉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

ISBN 7-5387-1776-5



9 787538 717761 >

ISBN 7-5387-1776-5/1·1681

全套共20册 (总定价: 536.00元)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

I242

133

金石緣·五色石

Jin Shi Yuan Wu Se Shi

清○无名氏

清○徐述夔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金石缘

[清] 无名氏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才子佳人卷.3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387-1776-5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1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6138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才子佳人(三)

作 者: [清]雪樵主人

丛书主编: 杨 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长春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: 4316千字

印 张: 210印张

印 数: 1—5000册

版 次: 2003年8月第1次

印 次: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76-5/I·1681

定 价: 536.00元(全套共20册)单册: 26.80元

本册目次

金石缘.....	1
五色石.....	147

第一回

小神童联姻富室
穷医士受害官舟

诗曰：

莫怨天公赋界偏，穷通才拙似浮烟。
空思他日开屯运，难定今朝缔好缘。
有聚终须风雨散，无情何必梦魂牵。
庄周似蝶还非蝶，总与乾坤握化权。

这首诗，是说人婚姻富贵，贫穷落难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为。无奈世人，终不安分明理。见人一时落难，即要退婚绝交，使从前一团和好，两相弃绝。谁想他恶运一去，忽然富贵，自己反要去靠着。所以古人说得好：“十年富贵轮流转。”以见人心，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计其日后也。至于妇人，惟重贤德贞静，不在容貌美丑。如容颜俊美，不能守节，非惟落于泥涂，甚至为娼为妓，遗臭万年；若容貌丑陋，而能坚贞守困，岂特名标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贵，享用不尽。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，与众位听者。

话说江南苏州府，有个少年解元姓金，名桂，号彦庵。父亲官为参政，因朝中权奸当道，正直难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亲白氏，自生子彦庵，即染上弱症，不复生产。参政因是独子，十六岁就替他做了亲，娶妻黄氏，才貌双全。夫妻十分恩爱，十七岁就生一子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爱如珍宝，取名金玉，字云程。赋性聪明，一览百悟。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。

且说彦庵，十八岁上入学，二十岁乡试，就中了解元。三报联捷，好不兴头。其妻黄氏，又产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到冬

底，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。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十身亡。彦庵在家守制，将近服满。哪知参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惨伤，也染成一病。病了两年，也就相继去世。彦庵夫妇，迭遭凶变，痛慕日深，居丧尽礼，至念六岁，方才服阙，算来会场，尚有一年。在家读书训子，以待来年会试。

且说苏州阊门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贵，人都唤他林员外。院君张氏，做人最是势利。只生两女，长女取名爱珠，年方十岁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，歌赋诗词，般般都晓。只是赋性轻浮，慕繁花而厌澹薄，居心乖戾，多残刻而鲜仁慈。父母因她才貌，爱如珍宝，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、才貌俱备的，方才许亲。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，结交宦宦，意欲于宦宦人家，选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个臭财主，哪个大官显宦来结交他？所结交的，无非衙官学师、举人、贡生、生监等。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，就好为大女儿结亲。其次女名唤素珠，相貌生得中中，小爱珠四岁。教她念书识字，她便道：“女儿家，要识字何用？将来学些针指，或纺绵绩麻，便是我们本等。”父母因她才貌平常，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，故全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偶然在外间走，访得苏州府学学师，今日上任，系徽州府人，两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换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学师，免不得来看他。原来那学师姓金，名素绶，号诚斋，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系同房，榜下就结为兄弟。彼便连捷，殿在三甲，就了教，今选苏州府学教授。一到先看彦庵，然后来看林旺。林旺有心要结交他，正值园中牡丹盛开，随即发帖，请学师赏花。因想彦庵，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将来发达的乡宦，正要结交他，便也发帖，请来陪学师。那一日，学师与彦庵，都到林家园内。吃了半日酒，彦庵回家发帖，于十五日请学师。随也发一帖，请林旺相陪，还了他礼。

至期二人俱到。茶罢，学师道：“闻年侄甚是长成，今年几岁了？”彦庵道：“十岁了。”学师道：“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，如今自然一发好了，何不请出来一会。”彦庵道：“理应叫他出来

拜见，只是小子无知，惟恐失礼，获罪尊长。”学师道：“说哪里话，自家兄弟，何见外至此。”彦庵使命小厮，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，然后叫他拜员外。员外一见云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爱慕，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，见了客人彬彬有礼。见礼毕，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。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来，对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，临坐，又向各位作揖靠坐。彦庵送色盆行令，学师有意要试他，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，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。喜得学师大赞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，将来功名，必在吾辈之上。神童之名，信不虚也。”

林旺见他举动言语，应对如流，先已称奇。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，方如实是才貌双全的了。且他父亲是个解元，将来必中进士，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，许嫁与他，岂不是一个快婿！只是当面不好说得，席散到家，便在张氏面前，极口称赞：“金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将来功名必然远大。年纪与大女儿同庚，若与结亲，真一快婿。须极早央人说合，不可错过。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，必须求他说方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女儿这般才貌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？员外何须性急。我闻得金家，虽是乡宦，家中甚穷。解元中后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不能连科及第，看来命敢平常。儿子就好，年纪尚小，知道大来如何？休得一时错许，后悔莫及。依我主见，待他中了进士，再议未迟。”

林旺道：“院君差矣！他若中了进士，又有这样好儿子，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！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？”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，便道：“员外既看中意了，就听凭你去许他罢。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。倘若没有出息，我女儿是不嫁他的。”林旺道：“但请放心。这样女婿若不做官，也没有做官的了。”于是次日，特到学中拜看学师，求他到金解元家，与大女儿为媒。学师口虽应允，心上便想道：“我那侄儿如此才貌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来。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？须要细细一访，方好为媒。”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。谁知林爱珠，才女

之名，久已合县皆知。只因他是个臭财主，乡宦人家，不肯与他结亲，平等人家，他又不肯许他。所以，尚待字闺中。学师访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说合。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，果然甚美，随即满口应允。学师面复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。金家也不占卜，择了十月初四，黄道吉日，将将就就备了一副礼，替儿子纳了聘。林家回盒，倒十分齐整。定亲之后，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上京会试。林家知道，又备礼送行不表。

且说彦庵到京，候至场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中了第二名会魁。殿试本拟作状元，只因策内犯了时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。到家上任，拜望亲戚朋友，上坟祭祖，又到林亲翁家辞行。林员外先备礼奉贺，又请酒饯行，借此光耀门间，骄傲乡里。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：“我的眼力何如？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一个公子了。”张氏与爱珠闻之，也觉欢喜。不数日，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，一个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题。

且说爱珠小姐，才貌虽好，奈她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连自己妹子，也常笑她生得粗俗。说她这样一个蠢东西，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。不比我才貌双全，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，终身受用不了。后见父亲将她许与金家，公公是个解元，丈夫是个神童，已十分矜狂，欣喜见于颜面。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，选了知县，更加荣耀。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，是稳稳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骄纵，待下人丫环，动不动矜张打骂，父母也不敢拗她。一日，忽对父母说：“家中这些丫头，个个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双大脚，就是一头黄发，只好随着妹子，纺绵绩麻还好。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，却没有一个中用的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个何难！对爹爹说，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。”张氏随即与员外说和。员外就叫家人，去唤了一个媒婆来，说道：“我家大小姐房中，要讨一个细用丫头，脚要小些，相貌也要看得过，又要焚香煮茗，件件在行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。你晓得我家大小姐，是个才女，又许在金老爷家，将来少不得要随嫁的，倘若不好，乡宦人家去不得。我价钱倒也不论，妈妈须拣上好的，领

来便了。”媒婆连连答应，随即别了员外，出去四下寻访不题。

却说苏州胥门外，有一个不交时的名医，姓石，名道全，医道样样俱全。怎奈时运不济，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，富贵的也不来请他。就是请去，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，好的也叫不好，焉能见效？所以虽是名医，家中穷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，贫穷的不请便去，不但不索谢，有时反倒贴他药资。富贵人家，也不去钻刺，有人请他，总是步行，并不乘轿。家中又无药料，到人家开了方子，听他自去买药。谢仪有得送他，也不辞，没得送他，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，并无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旧家，妻子周氏，也是旧家之女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儿年已十二岁，名唤无瑕，有七八分姿色，得一双小脚，也识得几个字，走到人前，居然大家女子，待父母极孝，父母也甚爱她。儿子年方八岁，小名丑儿，表字有光。生得肥头大耳，有一身膂力，要吃一升米饭，专喜持枪弄棍，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，下水捉鱼虾，路见不平，就帮人厮打，大人也打他不过。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，所以人都叫他好。

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，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，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。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，看见七八岁小厮，拿得起大刀，颇为奇，就唤来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怎拿得动大刀？可会骑马么？”丑儿道：“八岁。马实从未骑过，想来也没有什么，只人小马高，上去难些。”守备道：“我着人扶你上去，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。”丑儿道：“只要骑得上去，一些不怕，也不愁跌下的。”守备就着营兵扶他上马。他拿了僵绳，不慌不忙，满教场一转，仍走到原处，营兵扶他下来，竟像骑过的一般。守备更加称奇，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有这般本事，姓什么？住居何处？”丑儿道：“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儿，家住胥门外。”守备道：“你父亲作何生理？”丑儿道：“行医。”守备道：“行医也是斯文一脉，你有这般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来学习骑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艺，大来也好图个出身。”丑儿连忙磕头道：“多谢老爷。”于是每逢下操，丑儿必到。那守备果然教他，丑儿一教就会。不数年，十八般武艺精通，连武弁多不如

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。忽有一个过往官员，姓利名图，号怀宝。捐纳出身，做过几任州县，奇贪极酷。趁来银钱，交结上台。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带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娶妾刁氏，利图十分宠爱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爱郎，生得清秀轻佻。利图刁氏，最所宠爱，一同上任。

船到胥门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衅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请医生。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请了道全下船，诊了夫人的脉，说道：“夫人此病，是气恼上起的，没甚大病，只须两服药就好的。”写下方子，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。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，一面开船，一面就着丫环，煎药与夫人吃。原来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恃宠而骄，看夫人不在眼里，日常间骂狗呼鸡，屡行触犯。夫人是个好静的人，每事忍耐，故抑郁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怀，今见医生说她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，有巴豆余存，现带在此，私自放在药里，与她吃了。虽不死，泻也泻倒她。于是就将数粒研碎，和入药中。夫人哪里知道？吃下去一个时辰，巴豆发作，霎时泻个不住，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。谁知病虚的人，哪里当得起泻，泻到天明，忽然晕去。吓得一家连连叫唤，刁氏也假意惊张，鹅声鸭气喊叫，捧住了夫人的头，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，夫人开眼一张，顿时气绝。

那老爷溺爱不明，大哭一场，不去拷问家中人，反归怨到医生身上，道：“夫人虽有病，昨日还是好好的，吃了那医生的药，霎时泻死，明明是他药死的。先叫住船，一面备办后事，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，赶回苏州，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个罄空。再将我一个名帖，做一状子，送到县中去，断要他偿命。”众家人闻命，个个摩拳擦掌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。那石道全正是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不知性命如何；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署印官串吏婪赃
贤孝女卖身救父

诗曰：

只缘运蹇触藩篱，世上难逢良有同。
负屈空思明镜照，申冤惟有孔方宜。
明知行贿能超雪，无力输官莫可医。
幸赖捐躯有弱质，孝心一点未为痴。

话说石道全，看了利夫人病，回去吃了饭，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，至晚回家安睡。谁知一夜梦魂颠倒，天明起来，只听得屋上乌鸦高叫，满身肉跳心惊。便对周氏道：“我今夜梦魂颠倒，怎么如今又心惊肉跳，乌鸦又如此叫，不知有什祸事来？”周氏道：“如今是春天，春梦作不得准。至于心惊肉跳，不过因做了恶梦，所以如此。若说乌鸦叫，它有了嘴，难道叫它不要叫？我家又不为非作歹，又不管家闲事，有什祸来？”说话间，适有人来请他看病，他便出去了一会儿。回来吃饭，见丑儿不在家，便问道：“丑儿哪里去了？”周氏道：“他先吃了饭出去的，想又玩到教场里去了。”只听得乌鸦更叫得慌，道全道：“乌鸦如此乱叫，必有事故。想来没有别事，莫不丑儿到教场去，闯出祸来？我且寻了他回来再处。”周氏道：“这也虑得不差。你吃完饭，去寻了他回来便了。”道全果然放了饭碗，就向教场寻儿子去了。

谁想道全方出门，周氏与无瑕饭碗尚未收拾完，只见外边走进许多大叔来，口中大叫道：“石先生在家么？”周氏只道是请看病的，便道：“不在家。”众家人道：“不好了，想是知风脱逃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他或者知道了，躲在里边，也不可。我们打

进去便了。”那时就一齐动手，打进内室。锅灶也打破了，床帐也打坏了，值得几个钱的家伙，乘隙也被人抢去了。把家中打得雪片还不住手，口口声声只要石道全。吓得周氏与无瑕，哭哭啼啼，也无从分辩，不知是何缘故。邻舍见众人大模大样，十分凶狠，不知是怎么乡宦人家，又闻是人命重情，谁敢来管闲帐。周氏直等他们打完了，方说道：“列位为什事，也须好说。怎么把我家打得这般光景？我又不知什事？无从辨得。”一个家人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家药杀人郎中，把我家夫人活活药死。我家已告在本县，立刻要他去偿命，还说这样太平话。她丈夫既不在家，就将这妇人拿去，不怕她不招出丈夫来。”一个道：“且等差人来叫她，不怕她也逃了去。”周氏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母女相抱大哭。未几，差人已到。

原来县官到南京见总督去了，不得就回。家人先到县丞处禀了，要他出差，且先将石道全拿去，录了口供，送在监中，候县官到家，申详上去。那衙官巴不得有事，又见说是人命，立刻出差。来到石家，闻说道全不在家，又无使用，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。无瑕一把扯住了母亲大哭，家人们正要来拆开拿去，恰好道全到教场寻见了儿子，看见守备正教他射箭，只得看了一会，等完了，方同儿子回来。一进门，只见家中闯了一屋人，打得一空如洗，不知是什缘故。到里边，又见众人竟将周氏锁了要走，女儿扯住痛哭，丑儿竟要上前去打。倒是道全止住道：“不可乱动，且待我问一个明白再处。”正要上前去问，家人认得是道全，便道：“道全回来了。”就要上前去打。差人见说道全已回，便将周氏放了，来锁道全。见众人要打他，便道：“列位大叔，且不要动手，有事在官，且到官去，不怕他不死。”家人听说，便也放手，捉拥而去。丑儿初见众人要打他父亲，正要上前去打，后见差人说有事在官，又见众人也住手了，仍恐打出事来，反害父亲，且待问明了何事，再救父亲未迟。

且说道全拿到县前，差人就禀了县丞。县丞见两边俱无礼送来，只得坐堂，将就一问。且待将来哪边礼厚，就好偏着哪边了。当时先叫原告知数一问，知数道：“家老爷升任杭州府同知，

同夫人上任，昨日在此经过，夫人偶有小恙，请石道全去看。据他也说没有大病，两服药也就好的。不想昨晚吃了他药，霎时就大泻起来，泻了一夜，早晨就死了。这明明是他药死的，求老爷问他就是。”县丞就叫石道全上来，先将气鼓一拍，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怎么将利夫人活活地药死了！人命重情，非同小可，快快从直招来，免受刑法。”石道全道：“老爷是明见万里的。医生有割股之心，利夫人与小的又无宿冤，岂有药死之理？况医生又不发药，不过开一方子，方子现在利老爷处，求老爷取来一验。若有一味泻药在内，小的就死也甘心。况利老爷既告人命，人命哪有不验尸之理？真正是极大冤枉，望老爷详察。”县丞道：“胡说！药与病相反，甘草也能杀人。利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吃了你药就死了。还说不是你药死的，你说方子现在，方子上即使没有药死人的药，焉知个与夫人的病相反？亦难免庸医杀人之罪。若说人命验尸，或是杀死、打死、毒药毒死的，便有伤可验。如今是你有意用错了药药死的，有什么伤验？况她是个诰命夫人，据说与你无仇，难道将假命来图诈你么？看来人命是真的。今日你造化，县太爷不在家，我老爷是最软心的，或者可以替你挽回从宽，又看你的造化，如今我也不打你，且寄监，迟日再审。”那时将道全上了刑具，送进监中。又唤利家如数上来说道：“你回去禀知你老爷，夫人虽服药身死，据医生说：他又不曾发药，方子现在你老爷处，夫人又不便验尸。人命关天，不可草草。你老爷若必要问他一个抵偿，也是易事。且候你老爷主意如何？我替他行便了。”

知数谢了一声，随即赶到杭州，回复家主。那利图一时气头上，便着家人去告石道全。过了几日，被刁氏百般引诱，万种调情，竟将夫人忘记了。今见家人回复，县丞如此口气，明明要我去买嘱他。我想死者不可复生，医生又与我无仇，不过庸医杀人，看他方子，实无泻药在内，这是我夫人命当如此，丢开罢了。又兼刁氏是心虚的人，诚恐弄到实处，干涉到自己身上来。又与医生无仇，已经害了他，如何还好下毒手？所以乘家主不认真，便也从中力阻。利图竟去上任，也不来禀究了。

怎奈县丞得了这桩事，以为生意上门。今见利家竟没有人来，只有打合石家来上钩，从轻发放便了。倘若倔强不来，我据状子上提他出来，以人命认真，严刑夹打，不怕不来上钩。于是就叫差人进来吩咐道：“石郎中这桩人命事，要真也可以真得，要假也可以假得，全在我老爷作主。你去对他说，不要睡在鼓里。我若再审一堂，详到堂上，就不能挽回了。”差人领命，就到监中，将县丞的话，细细对道全说了，叫他急急料理要紧。道全哭道：“大哥是晓得的，我家中本来原穷，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抢一空，饭也没得吃，哪有钱来料理！况官府面上要料理，至少也得十数金，杀我也只好看得，实出无奈。”差人道：“性命紧，你也不要说煞了。家中有人来，你且与他商议。我明日来讨你回音，方去回复本官。”道全道：“多谢大哥。万分是假的，只有听天了。”

不说差人别了出去，且说丑儿那日，见差人捉了父亲去，便央几个邻舍，同到县前打听，方知是这桩事。看县丞口气，一句凶，一句淡，明明想要银钱。奈家中这般光景。哪来银钱？连进监差房使用一无所有，免不得进监受些苦楚。后来牢头等晓得他穷，想难为他，也是枉然，倒有些怜惜。故丑儿来看父亲，竟不要他常例，一到就开他进去。今差人方去，丑儿适来。道全一见儿子，便大哭道：“我的性命是必然难保的了，留了你母子三人，如何过日？”丑儿道：“这事只要等县官回来，诉他一状，审一堂就完了。爹爹为何说起这样话来？”道全便将差人之言，述了一遍，说，“县丞见我不理他，必然夹打成招，硬详上去，等县官回来已迟了。况他们官官相护，知县官又是怎样的！”丑儿见说，也痛哭一场，说：“爹爹且宽心，孩儿出去，与母亲商议，明日再来看你。”

别了父亲，回到家中。将父亲说话，一一对母亲说知。周氏便放声大哭道：“如此怎了！莫说十数金，就是一钱五分，也是难的。”无瑕也哭道：“如此说，难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！”周氏道：“你看家中一无所有，兄弟又年小，我与你又是女流，屋又是别人的，门房上下，又没有亲戚，朋友又没有好的。况人家见

我如此光景，就有也不肯借我，叫我如何救得！他倘果问实，惟有一死相随于地下矣。”无瑕道：“爹爹母亲，若果如此，孩儿何忍独生！”想一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孩儿倒有一计在此，可以救得爹爹。”周氏忙问道：“儿有何计，快快说来。”无瑕道：“孩儿想来，并无别计，只有孩儿身子原是爹娘养的，不如急急将孩儿去卖了，便可救爹爹了。”周氏道：“我儿说哪里话来！我家虽然穷苦，祖上也是旧家，岂有将你卖到人家为奴为婢，成什体面！这个断断使不得。”

无瑕道：“母亲差矣！人生各有命运，孩儿若命好，爹爹也不犯这样事了。况且说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救得爹爹出来，倘有发达之日，赎了孩儿回来，原有好日，也不可不知。若只贫穷，孩儿就终身为婢，也是孩儿的命了。母亲须极早算计，不可差了主意。”周氏道：“断断不可，虽救了爹爹回来，何忍见你到人家去做使女。我常见人家使女，主母好的，一日服侍到晚，还可安息一夜；若遇着不好的，动不动打骂，凌辱不堪。还有主人不好的，暗地调情，不怕你不从；主母妒悍，百般敲打，不怕你不含忍。还要磕人的头，受人的气。我将你宝贝一般养大，岂忍使你如此！”无瑕道：“据母亲说，将孩儿宝贝一般养大，如今爹娘有难，不能相救，要养孩儿何用？至于怕受主人主母凌辱，孩儿自有主意，决不辱没爹娘。不见双冠诰上碧莲，受两重封诰，独不是丫环么！”周氏道：“这不过是做戏，哪里真有此事，决然使不得。”无瑕道：“母亲决意不忍孩儿卖身，孩儿又何忍见爹爹受罪？不如寻个自尽罢。”说完就向墙上乱撞，吓得周氏与丑儿，一头扯住，一头哭。

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适值王媒婆在门前走过，听见里边哭声震天，向来原是认得的，就走进去张一张。只见无瑕要寻死，周氏、丑儿乱哭乱扯。王婆道：“大姐，为何如此光景？”周氏抬头，见是王婆，便道：“妈妈来得正好，替我劝她一劝。”王婆就来扯住无瑕道：“大姐，小小年纪，为着何事，这般寻起短见来？”无瑕道：“妈妈，不要劝我，烦你劝我母亲依了我，我便不死了。”王婆道：“这也奇了！娘娘是最爱你的，有什么不肯依